

何博士備論目錄

卷上

六國

楚漢

漢武帝

李陵

劉伯升

鄧禹

開。謹案張氏愛日精廬藏書志有此一篇係從陳君子準處所錄附著其目於此。

魏上

司馬仲達

卷下

鄧艾

吳

秦晁錯

李廣

霍去病

漢光武

魏下

陸機

蜀晉上

苻堅上

唐宋

晉下

苻堅下

楊素

郭崇韜

五代

何博士備論卷上

宋 何去非正通撰

六國

秦得所以并天下之形而天下遂至於必可并六國有可以拒秦之勢而秦遂至於不可拒者豈秦爲工於斃六國耶其禍在乎六國之君自戰其所可親而忘其所可讐故也秦之爲國而已矣而關東之國六焉計秦之地居六國五之一校秦之兵當六國十之一以五一之地十一之兵而常擅其雄强以制天下之命者由其據形便之居俯扼天下之吭而蹈其膺臂於足股之下故也使六國之君知夫社稷之實禍在秦而相與致誠締交勠力以擅秦卽秦誠巧於攻鬪則亦何能鞭笞六國使之駢首西向而事秦哉又況得以一一而夷滅之也蓋其不知慮

此凡所以早朝而晏罷者皆其自相屠斃之謀此秦所以得收其敝而終爲所擒也蓋六國之勢莫利於爲從莫害於爲衡從合則安衡成則危必然之勢也方其爲從於蘇秦也秦人不敢窺兵函谷關者十五年已而爲衡於張儀而山東諸侯歲被秦禍日割地以求事秦之權卒至於地盡而國爲墟六國固嘗收合從之利矣然而終敗於爲衡之害者其禍在乎自戰其所可親而忘其所可讎故也所謂戰所可親忘所可讎者秦人稍蠶食六國而并夷之則關東諸侯皆與國也宜情親勢合以謀抗秦然而齊楚自恃其強有并吞燕趙韓魏之志而緩秦之禍燕趙韓魏自懲其弱有疑惑齊楚之心而脅秦之威是以衡人得而因之散敗從約秦以氣恐而勢鳴之故人人震迫爭入購秦惟恐其獨後之也曾不知齊楚雖强不足以致秦之畏而其所

甚忌者獨在乎韓魏也韓魏者實諸侯之西蔽也勢能限秦而使之無東秦苟有以越之我得以制其後此秦之所忌使齊楚燕趙審夫社稷之寶禍在秦而知韓魏之爲蔽於我委國重而收親之固守從約併力一志以讎虎狼之秦使其一下兵於六國則六國之師悉合而從之則秦甲不敢輕越函谷而山東安矣或曰韓魏者秦之錨壞也秦兵之加韓魏也戰於百里之內其如於四國也戰於千里之外韓魏之致秦兵近在乎一日之間而其待諸侯之救乃在乎三月之外秦攻韓魏既歸而休兵則四國之乘微者尙未及知也今徒執虛契以役韓魏則秦人固將疾攻而力蹙之是使三國速被實禍而齊楚燕趙反居齒寒之憂非至計也噫齊楚燕趙之民裹糧荷戟以應秦敵者無虛歲也然終不能紓秦患於一日四國誠能歲更各國之一軍

命一偏將提之以合戍韓魏而佐其勢則是六國之師日萃於
韓魏之郊仰關而伺秦秦誠勇者雖日辱而招之固不輕出而
以腹背支敵矣夫蘇秦張儀雖其爲術生於揣摩辨說之巧人
皆賤之然其策畫之所出皆足以爲諸侯之利害而成敗之盡
蘇秦不獲終見信於六國而張儀之志獨行於秦此六國之所
以見并於秦也嗟乎使關東之國裂而爲六者豈天所以終相
秦乎向使關東之地合而爲一以與秦人決機於韓魏之郊則
勝負之勢蓋未可知使齊能因其資而遂并燕趙楚能因其資
而遂并韓魏則鼎足之勢可成以其爲國者六是以秦人得以
間其權而離其交終於一二而夷滅之悲夫

兵有攻有守善爲兵者必知夫攻守之所宜故以攻則克以守

泰

則固當攻而守當守而攻均敗之道也方天下交臂相與而事
秦之強也秦人出甲以攻諸侯蓋將取之也圖攻以取人之國
者所謂兼敵之師也及天下攘袂相率而叛秦之亂也秦人合
卒以拒諸侯蓋將郤之也圖拒以郤人之兵者所謂救敗之師
也兼敵之師利於轉戰救敗之師利於固守兵之常勢也秦人
據崤函之阻以臨山東自繆公以來常雄諸侯卒至於并天下
而王之豈其君世賢耶亦以得乎形便之居故也二世之亂天
下相與起而亡秦不三歲而爲墟以二世之不道顧秦亦足以
亡然而使其知捐背叛之山東嚴兵拒關爲自救之計雖以無
道行之而山西千里之區猶可歲月保也不知慮此乃空國之
師以屬章邯李由之徒越關千里以搏寇而爲鄉曰堂堂兼敵
之師亦已悖矣方陳勝之首事而天下豪傑爭西嚮而誅秦也

蓋振臂一呼而帶甲者百萬舉麾一號而下城者數十又類皆
山林倔起之匹夫其存亡勝敗之機取決於一戰其鋒至銳也
而章邯之徒不知固守其所以老其師乃提孤軍棄大險渡漳
踰洛左馳右驚以嬰其四合之鋒卒至於敗而沛公之眾揚袖
而下控函關雖二世之亂足以覆宗天下之勢足以夷秦而其
亡遂至於如此之亟者用兵之罪也夫秦役其民以從事於天
下之日久矣而其民被二世之毒未深其勇於公闈樂於衛上
之風聲氣俗猶在也而章邯之爲兵也以攻則不足以守則有
餘周文常率百萬之師傅於城下矣章邯三擊而三走之卒殺
周文使其不遂縱以搏敵而坐關固守爲救敗之師關東之土
雖已分裂而全秦未潰也或曰七國之反漢也議者歸罪於吳
楚以爲不知杜成寧之口而漢將一日過成寧者數十輩遂至

於敗亡今豪傑之叛秦而罪二世之越關轉戰何也嗟夫務論
兵者不論其逆順之情與夫利害之勢則爲兵亦疏矣夫秦有
可亡之形而天下之眾亦銳於亡秦是以豪傑之起者因民志
也關東非爲秦役矣漢無可叛之釁而天下之民無志於負漢
則七國之起非民志矣天下皆爲漢役者也以不爲秦役之關
東則二世安得卽其地而疾戰其民以方爲漢役之天下則漢
安得不趨其地而疾誅其君此戰守之所以異術也昔者賈誼
司馬遷皆謂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則山西之地可全
而有卒取失言之譏於後世彼二子者固非愚於事機者也亦
惜乎秦有可全之勢耳雖然彼徒知秦有可全之勢而不知至
於子嬰而秦之事去矣雖有太公之佐如秦何哉

楚漢

卷一
王天下者其資有三有以德得之有以力并之有以智取之得之以德者三代是也并之以力者秦人是也取之以智者劉漢是也蓋以力則不若智之勝以智則不若德之全至於項羽之爭天下也其所執者爲何資耶德非羽之所得言者矣其於智力之資又皆兩亡焉而後世之議乃曰項羽其亦不幸遇敵於漢而遂失之嗟夫雖微漢高帝而羽之於天下固將失之也漢王之於智蓋疏矣以其能得眞智之所以王項羽之於力嘗强矣以其不知眞力之所以在此所以亡彼項羽以百戰百勝之氣蓋於一時手製天下以王豪傑而宰制之自以天下莫能抗也觀其所賴以爲資蓋有類乎力者矣雖然彼之所謂力者內恃其身之勇叱咤震怒足以威匹夫外恃其眾之勁搏猝決戰足以吞敵人而已至於阻河山據形便俯首東瞰臨制天

下保王業之固遺後世之強所謂眞力者彼固莫或之知也是以輕指關中天險之勢燔燒屠戮以逞其暴卒舉而遺之二三降虜反懷區區之故楚而甚榮其歸乃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能知者此特淺丈夫之量安足爲志天下者道哉後之數羽之罪者皆曰奪漢王之關中負信義於天下此所以亡嗟夫使項氏無意於王而徒奪漢王之關中則謂其得罪於區區之信義可也如其有意於王而奪之是得計也惟其知奪而不知有此所以亡耳古者創業造邦之君而爲是之爲者可勝罪哉韓信未釋垓下之甲而高祖奪其兵不旋踵而又奪其齊然而智者不非而義者不罪者以其爲天下者重而負人者輕故也是以不顧意氣之微恩而全社稷之大計也漢高祖挾其在己之智術固無足以定天下而王之然天下卒歸之者蓋能

收人之智而任之不疑也夫能因人之智而任之不疑則天下
之智皆具資也此所謂眞智者也又其所負者帝王之度故於
具西遷也則曰吾亦欲東耳安能悒悒久居此乎此其與項羽
異矣雖然使無智術之士以主其謀則天下之事亦去矣方其
入關乃封秦府藏還軍灞上其畫婉矣乃忧於妄議一旦拒關
無納東兵以逆其眾集之鋒幾不免於項氏之暴使遂卑而驕
之當能舒徐拱揖以得項王之懼心奠枕而王關中撫循其眾
徐爲後圖則天下不足定矣幸而復獲漢中之遷因思歸之士
并三秦定齊趙收信越以與項王親角者數歲僅乃得之向使
項羽據關而王驅以東出使與韓彭田鯀之徒分疆錯壤以弱
其勢則關東之土尙可得兼哉信乎王者之興固有所謂驅除
者也

晁錯

古者持國任事有四臣焉杜患於未兆弭菑於未形者賢臣也禍結而排之使安難立而戡之使平者功臣也國安矣挈而錯之危世治矣汨而屬之亂者非愚臣卽姦臣也蓋姦臣之不足者忠愚臣之不足者智忠智不足而持國任事禍之府也昔者晁錯嘗忠於漢矣而其知不足以任天下之大權也是以輕發七國之難而其身先戮於一人之言可不謂愚乎彼錯者爲申韓之學銳氣而寡恩好謀而喜功之臣也自孝景之居東宮而錯說之以人主之術數也固已知寵之矣及其卽位而以天下聽之彼挾其君之以天下聽之也欲就其所謂術數之効是以輕爲而不疑決發而不顧卒以憂君危國幾成劉氏之大變而後世之士猶或知之獨子雲乃謂之愚子雲之愚錯也非以其

知不足以衛身而愚之也亦以其不能杜七國未發之禍而故
趣之於亂也東諸侯之勢誠強矣強而驕驕而反其理也然而
束之而使無騎御之而使無反者豈固無術耶而錯之策曰削
之不削皆且反也削之則反速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是
錯之術無他趣之以速反而已錯之所謂禍小者以吾朝削其
地而暮得其民故也安有數十年拊循之民一旦而遂不爲之
役也吳王所發五十萬之眾者皆其削郡之民也連七國百萬
之師西向而圖危關中乃曰禍小者眞愚也夫七國之王獨吳
少嘗軍旅爲宿姦故惡其六王皆驕夫孱瘠非有高材絕器挾
智任術足以就大計者其謀又非前締而宿合之也今一旦倘
佯相視而起皆吳實迫之欲并以爲東帝之資耳當孝文之世
濞之不朝發於死子之隙而反端著矣賈誼固嘗爲之痛哭矣

然而孝文一切包匿不窮其姦而以恩禮羈之是以迄孝文之世三十餘年而濞無他變也濞之反於孝景之三年而其王更者四十三稔矣齒髮固已就衰而鄉之勇決之氣與夫驕悍之情窺覬之姦皆已沮釋矣今一旦奮然空國西嚮計不反顧者濞豈得已哉有錯之鞭趣其後以起之也昔高帝之王濞者三郡且南面而撫其國者四十餘年錯之任事一旦而削其二郡楚趙諸齊皆以暗隱微厯奪其封國之半彼固知其地盡而要領隨之是以出於計之無聊爲一決耳向使景帝襲孝文之寬殺而恩禮有加焉而錯出於主父偃之策使諸侯皆得以其封地分侯支庶以弱其勢則濞亦何事乎白首稱兵冀所非望而楚趙諸齊不安南面之樂而甘爲濞役也吳王反虜也固天人之所共棄未有不至於敗滅者然亦幸其未爲曉兵者也使其

誠曉兵則關東非漢有而錯之罪可勝戮哉方濞之起也其謀於宿將則曰必先取梁其謀於新將則曰必先據洛二策者皆勝策也而吳王昧於所用故敗亡隨之其曰必先取梁者梁王景帝之親母弟國大而強北距山西界高陽今釋梁不下而兵遂西則漢衝其膺梁擣其吭不戰而成擒矣此宿將以先取深爲功者圖全之策也所謂以正合者也洛陽阻山河之固扼西兵之衝積武庫之械豐敖倉之粟今不疾據而徐行留攻則漢騎騰入梁楚之郊以蹙之敗可立待也此新將以先據洛爲功者立奇之策也所謂以奇勝者也二策者皆勝策也雖反國之虜無所恃之亦兵家之至數也幸其當時無以雙舉而並施之以教之也是以吳王用其攻梁而不用其據洛此所以亟敗也所謂雙舉而並施者銳師卷甲以趣洛陽重兵疾攻以覆梁

都雖無能入關而山東舉矣知取梁而不知取洛則漢兵得以東下知據洛而不知取梁則梁兵得以歸後使銳師據洛而重兵攻梁洛已據則漢兵不能卽東漢兵不東則必舉梁梁舉而山東定矣幸其不出於此乃屯聚而不分以壓梁壁梁未及下而亞夫之輩馳入滎陽而壁昌邑矣求戰不得欲去不可彷徨無所之而坐成擒故曰幸其未爲曉兵者也向使吳王兩用其策而又假田祿伯以偏師提之以趨武關周兵長驅遂歷陽城之北反雖不遲而禍實大矣嗚呼孰謂晁錯非真愚者哉

漢武帝

兵有所必用雖虞舜太王之不欲固常舉之有所不必用雖蚩尤秦皇之不厭固當戢之古之人君有忘戰而惡兵其敝天下皆得以陵之故其勢蹙於弱而不能振有樂戰而窮兵其敝天

下皆得以乘之故其勢屬於強而不知屈然則兵於人之國也有以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矣西漢之興歷五君而至於孝武自高帝之起匹夫誅強秦憊暴楚已而平反亂征不服迄終其世而天下伏尸流血者二十餘年昌后惠文乘天下初定與民休息深持柔仁不拔之德其於兵也固憚言而厭用之也可謂知天下之勢矣孝景之於漢也盡威可抗而兵可形之時也然而卽位未幾卒然警於七國之變故其志氣創艾亦姑安天下之無事未暇爲天下之勢慮也然其爲漢之勢亦浸以趨弱矣孝武帝以雄才大畧承三世涵育之澤知夫天下之勢將就弱而不振所當濟之以威強而抗武節之時也方是時也內無姦變之臣外無強逼之國而世爲漢患者獨匈奴耳夫匈奴自楚漢之起乘秦之亂復踐河南之地而其勢始強高帝曾以三

十萬之眾困於白登之圍蓋士不食者七日已解而歸不思有以復之而和親始議矣高后被其嫚書之辱臨朝而震怒矣終之以婉辭順禮慰適其桀驁之情凡此者皆欲與民息肩姑置外之而不校也孝文之立之所以順悅輸遺者甚至飾遣宗女以固其懼蓋送車未返而彼已大舉深入候騎達於甘泉雍梁矣其後乍親乍絕蓋爲寇患至於近嚴霸上棘門細柳之屯以衛京都以孝文之寬仁鎮靜攝衣發憤親駕而驅之者再乃至乎輒飯搏髀而思頗牧之良能也孝景之世之所以悅奉之情與夫遺給之數又加至矣然其寇侵之暴紛然其不止也由是觀之漢之於匈奴非深懲而大治之則其爲後患也可勝備哉是以孝武抗其英特之氣選徒習騎擇命將帥先發而冒誅之蓋師行十年斬刈殆盡名王貴人俘獲百數單于擣首窮遁漠

北遂收兩河之地而郡屬之刷四世之侵辱遺後嗣之安強至
於宣元成哀之世單于頓頰臣順謁期聽令以朝位次比內諸
侯雖曰勞師匱財而功烈之被遠矣使微孝武則漢之所以世
被邊患其戍役轉餉以憂累縣官者可得而預計哉甚矣昧者
之議不知求夫天下之勢強弱之任所當然者而猥曰文景爲
是慈儉愛民而武帝顯於兵師祈祝至與秦皇同日而非詆之
豈不痛哉使孝武不溺於文成五利之姦以重耗天下攘敵之
役止於衛霍之既死而不窮貳師之兵則其功烈與周宣比隆矣

李廣

先王之政不求徇人之私情而求當天下之正義正義之立在
國爲法制在軍爲紀律治國而緩法制者亡理軍而廢紀律者
敗法制非人情之所安然吾必驅之使就者所以齊萬民也紀

律非士心之所樂然吾必督之使循者所以嚴三軍也昔者李廣之爲將軍其材氣超絕漢之邊將無出其右者自漢師之加匈奴廣未嘗不任其事蓋以兵居郡者四十餘年以將軍出塞者歲相繼也而大小之戰七十餘遇以漢武之厚於賞功自衛霍之出克敵而取侯封者數十百人廣之吏士侯者亦且數輩而廣每至於敗衄廢罪無尺寸之功以取封爵卒以失律自裁以當幕府之責當時後世之士莫不共惜其材而深哀其不偶也竊嘗究之以廣之能而遂至於此者由其治軍不用紀律此所以懃懃爵賞皆所不與而又繼之以死也夫士有死將之恩有死將之令知死恩而不知死令常至於驕知死令而不知死恩常至於怨善於將者使有以死吾之恩又有以死吾之令可百戰而百勝也雖然死恩者私也死令者職也士未有以致其

私而有以致其職者可戰也未有以致其職而有以致其私者
未可戰也蓋私者在士而職者在將在士者難恃在將者可必
故也夫部曲行陣屯營頓舍與夫晝夜之警嚴符籍之管攝皆
所謂軍之紀律雖百夫之卒不可一日輒廢而緩於申嚴約束
者也故以守則整而不犯以戰則肅而用命令廣之治軍欲其
人人之自安利也至於部曲頓舍警嚴管攝一切弛畧以便其
私而專爲恩所謂軍之紀律者未嘗用也故當時稱其寬緩不
苛士皆愛樂而程不識乃謂士雖佚樂爲之死敵然敵卒犯之
無以禁也此其恩不加令而功之難必也士誠樂死之矣然其
紀律之不戒也亦所以取敗也故曰厚而不能令譬如驕子不
可用也昔者司馬穰苴卒然擢於閭伍之間而將齊軍一申令
於莊賈而三軍之士莫不奮爭爲之赴戰遂一舉而摧燕晉之

師彭越起於羣盜百人之衆其所率者皆平日之等夷一曰號令斬其後期眾皆莫敢仰視遂以其兵起爲侯王卒佐高祖平一天下二人者豈復所謂素撫循之師者哉以其得治軍之紀律能使夫三軍之士必死於令故也廣不求諸此乃從妄人之談而深自罪悔於殺已降以爲禍蓋莫大於此者亦已疏矣

李陵

善將將者不以其將予敵善爲將者不以其身予敵主以其將予敵而將不辭是制將也將以其身予敵而主不禁是聽主也故聽主無斷而制將無權二者之失均焉漢武召陵欲爲貳師將輜重也而陵惡於屬人自以所將皆荆楚勇士奇才劍客願得自當一隊以步卒五千涉單于庭而無所事騎也夫所謂騎者匈奴之勝兵長技也廣澤平野奔突馳踐出沒千里非中國

步兵所能敵也以匈奴之強兵騎之眾居安待佚爲致敵之主而吾欲以五千之士擐甲負糧徒步深入策勞靡憊爲赴敵之客是陵輕委其身以予敵矣而漢武不之禁也乃甚壯之而聽其行上無統帥而旁無援師使之窮數十日之力涉數千里之地以與敵角而冀其成功陵誠勇矣雖其所以摧敗足以暴於天下卒以眾寡不敵身爲降虜辱國敗家爲天下笑者是漢武以陵與敵也故曰二者之失均焉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陵提五千之士孤軍獨出當單于十萬之師轉鬪萬里安得不爲其所擒也是以古之善戰者無幸勝而有常功計必勝而後戰是戰不可以幸得也度有功而後動是功可以常期也秦將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秦君甚壯信而怯翦也遂以二十萬眾

信將而行大喪其師而還秦君大怒自駕以請王翦翦曰必欲用臣顧非六十萬人不可也秦君曰謹受命翦遂將之卒破荆而滅之焉冒頓單于嫚辱呂后漢之君臣廷議欲斬其使遂舉兵擊之樊噲請曰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李布曰噲可斬也昔高祖以四十萬眾困於平城噲奈何欲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也呂后大悟遂罷其議向使王翦徇秦君以將子敵而不辭呂后聽樊噲以身子敵而不禁則二將之禍可勝悔哉夫李廣李陵皆山西之英將也材武善戰能得士死力然輕暴易敵可以屬人難以專將世主者苟能因其材而任之使奮勵氣節霆擊鸞搏則前無堅敵而功烈可期矣漢武皆乖其所任二人者終僨蹙而不濟身辱名敗可不惜哉大將軍衛青之大擊匈奴也以廣爲前將軍青從廣出東道少回遠乏水草廣請於上曰臣

部爲前將軍令臣出東道臣結髮與匈奴戰乃令一得當單于
臣願居前先死單于而青陰受上旨以廣數奇無令當單于恐
不得所欲廣遂出東道卒以失期自殺夫以廣之材勇得從大
將軍全師之出其勝氣已倍矣又獲居前以當單于此其志得
所逞宜有以自効無復平日之不偶也奈何獨摧抑之使其枉
道他出遂死於悒悒而天下皆深哀焉至若陵也又聽其以身
予敵而棄之匈奴僥倖於或勝及其以敗聞徒延首傾耳望其
死敵而已無他悔情也嗟夫漢武之於李氏不得爲無負也蓋
用廣者失於難而用陵者失於易其所以喪之者一也賈復中
興之名將也世祖以其壯勇輕敵而敢深入不令別將遣征常
自從之故復卒以勲名自終蓋壯勇輕敵者可以自從而別將
遣征之所深忌也觀賈復之所以爲將無以異於陵廣也而世

神不令別將遠征常以自從者是明於知復而得所以馭之之術也故卒收其効而全真軀不然則復也亦頑於敵矣嗚呼任人若世祖者幾希矣

霍去病

天之所與不可強而甚高者材也性之所受不可習而甚明者智也以天下無可強之材可習之智則凡材智有以大過於人者皆天之所以私被之也天下之事莫神於兵天下之能莫巧於戰以其神也故溫恭信厚盛德之君子有所不能知以其巧也而桀惡欺譖不羈之小人常有以獨辨由是觀之凡材智之高明而自得於兵之妙用者皆天之所資也昔者漢武之有事於匈奴也其世家宿將交於塞下而衛青起於賤隸去病奮於驃童轉戰萬里不克聲威功烈震於天下雖古之名將無

以過之二人者之能豈出於素習耶亦天之所資也是以漢武
欲教去病以孫吳之書乃曰顧方畧何如耳不求學古兵法信
哉兵之不可以法傳也昔之人無言焉而去病發之此足知其
爲曉兵矣夫以兵可以無法而人可以無學也蓋兵未嘗不出
於法而法未嘗能盡於兵以其必出於法故人不可以不學然
法之所得而傳者其粗也以其不盡於兵故人不可以專守蓋
法之無得而傳者其妙也法有定論而兵無常形一日之內一
陣之間離合取舍其變無窮一移踵瞬目而兵形易矣守一定
之書而應無窮之敵則勝負之數戾矣是以古之善爲兵者不
以法爲守而以法爲用常能緣法而生法與夫離法而會法順
求之於古而逆施之於今仰取之於人而俯變之於已人以之
死而我以之生人以之敗而我以之勝視之若拙而卒爲工察

之若愚而適爲智運奇合變既勝而不以語人則人亦莫知其所以然者此去病之不求深學而自顧方畧之如何也夫歸師勿追曹公所以敗張繡也皇甫嵩犯之而破王國窮寇勿追趙充國所以緩先零也唐太宗犯之而降薛仁果百里而爭利者蹶上將孫臏所以殺龐涓也趙奢犯之而破秦軍賈誼犯之而破叛羌強而避之周亞夫所以不擊吳軍之銳也光武犯之而破尋邑石勒犯之而敗箕澹兵少而勢分者敗黥布所以覆楚軍也曹公用之拒袁紹而斬顏良臨敵而易將者危騎刦所以喪燕師也秦君用之將白起而破趙括薛公策黥布以三計知其必棄上中而用其下賈誼策張繡以精兵追退軍而敗以敗軍擊勝卒而勝宋武先料譙縱我之出其不意然後攻彼之所不意李光弼暫出野次忽焉而歸卽降思明之二將凡此者皆

非法之所以得膠而書之所能教也然而善者用之其巧如是此
果不在乎祖其緒餘而專守也趙括之能讀父書詳矣而讀相
如謂徒能讀之而不知合變也故其於論兵雖父奢無以難之
然奢不以爲能而逆知其必敗趙軍者以書之無益於括而妙
之在我者不特非書之所不能傳而亦非吾心之能逆定於未
戰之日也昔之以兵爲書者無若孫武武之所以教人者備
矣其所不可者雖武亦無得而預言之而惟人之所自求也故
其言曰兵家之勝不可先傳又曰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又曰人
皆知我所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
應形於無窮善學武者因諸此而自求之乃所謂方畧也去病
之不求深學者亦在乎此而已嗟乎執孫吳之遺言以程人之
空言求合乎其所以教而不求其所不可教乃因謂之善者亦

已妄矣

劉伯升

古之豪傑遭天下之變亂慨然而起皆有拯民撥亂之志其兵力威勢亦足以就功成業者已而一旦肝腦屠潰於庸夫孺子之手曾不少悟爲天下笑者何也怙氣而易人矜眾而忽禍卒然而發於心意之所不及故也昔者王莽之盜漢也而劉氏宗屬誅夷廢錮救死不暇幸而存者皆孱鴉不肖習爲佞媚苟生而已獨伯升憤然有興復絕緒之志收結輕俠起以誅莽雖莽亦深憚之方其起也獨率舂陵子弟八千人乃誘合新市平林數千之兵以助其勢而光武之師亦倡於宛是以斬甄阜梁邱賜而破嚴尤陳茂之師不數月而眾至十萬其勢振矣於是豪傑相與議立漢宗以從人望其意固在乎伯升也而新市平林

憚其威明且樂更始之懦弛也遂定策立之伯升爭之而不得也已而伯升拔宛光武大破尋邑百萬之眾更始君臣愈不自安遂誅伯升嗟乎伯升之志固大矣而其死也愚夫且及知之而伯升之不悟也夫新市平林之將帥故羣盜耳方吾之起而藉其兵已而連郤大敵而擁眾十萬者功在我也人以其功而欲崇立之新市平林之不樂也舉而屬之鴻臚之更始則三軍之權不在伯升而在平新市平林矣權分於人而又固爭更始之立宜其不旋踵而誅矣昔者呂后之欲王諸呂也以問其相王陵陳平王陵力爭而陳平可之夫王陵之爭將欲以安漢而摧諸呂也不知陳平之可者乃所以安漢而摧諸呂也伯升所拒更始之立者王陵之爭也非所以自安矣雖然伯升之心固未嘗忘新市平林之與更始也惜其撫機而不知發而爲人發

之此其死而不悟也宋義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狼
強不可使者斬之其意固在乎項羽也羽知其意之在我也是
爲附我是以德之而未忍負之耶孰若蜀先主之於劉璋李密
之於翟氏也璋舉全蜀倚先主先主遂取之以爲鼎足之資人
不非其負璋而與其得取蜀之機也密始臣於翟氏翟自以其
才之不逮密也推而主之已而微有間言密即誅之其權遂一
而兵以大振使伯升乘舉宛之威而又因世祖破鄆邑之勢勦
兵誓師以戮新市平林之驕將而黜更始則中興之業不在世
祖矣嗟乎伯升之不忍者亦婦人之仁耳古之求集大事者常
不忍於負人而終爲人之所負者以其相伺之機間不容髮故
也世祖之連兵決戰不及伯升而深謀至計乃甚過之蓋伯升

類項羽而世祖類高皇此所以定天下而復大業也始伯升之見殺而世祖馳詣更始逡巡引過深自咎謝不爲戚傷是以更始信而任之卒至摧王郎定河北其資成矣乃徐正其位號遂以其兵西加更始而定長安使其遂形憤怏不平於伯升之禍則亦併誅而已矣

漢光武

師不必眾也而効命者克士無皆勇也而致死者勝古之人有以眾而敗有以寡而勝者王尋王邑以百萬而敗於三千之光武曹公以八十萬而敗於三萬之周瑜苻堅以百萬而敗於八千之謝元是也夫率師百萬以臨數千之軍者必勝之軍也然有時而至於敗者驕吾所以必勝而以輕敵敗也提卒數千以當百萬之眾者必敗之道也然有時而至於勝者奮吾所以必

敗而以致死勝也大兵多在敵者智將之所貪而愚將之所懼
也兵寡在我者愚將之所危而智將之所安也多固可懼而我
貪之恃吾有以覆其驕也少固可危而我安之恃吾有以激其
奮也提數千之兵以抗大敵使人人自致其死而忘其爲數千
之弱者易能也連百萬之眾以臨小敵使人人各効其命而忘
其爲百萬之強者難能也何者弱則思奮而強則易懈故也弱
而奮則奮者其氣也強而懈則懈者其情也於氣則易乘於情
則難率因易乘之氣而激之故有以寡而勝者矣就難率之情
而驅之故有以多而敗者矣是以古之善論將者必知其所以
勝任之多寡焉非所勝任雖多而累矣韓信以高祖之所勝將
者十萬耳而其自謂則雖多而益辦也是以古之善將者其用
百萬如役一人分數既定形名旣飾節制素明威賞素著有術

以其鋒故也趙括一用趙人四十萬束手而就長平之坑者敗於眾也王翦必用秦軍六十萬然後取勝於荆者辦於多也漢高祖嘗一大用其軍矣劫五諸侯之兵合六十萬以攻楚也而項羽逡巡以三萬之銳起而覆之灊水爲之不流此將逾其分而韓信之所憂也曹公之於兵也巧拙奇變離合出沒其應無窮白首於兵未嘗不以少敵眾也卒喪赤壁之師而成劉備周瑜之名者驕荊州之勝恃水陸之眾而敗於懈也方尋邑百萬之眾以厭昆陽其視孤城之內外者皆几上肉也然而光武合數千之卒申之以必死之誓激之以求生之奮身先而搏之則其反視尋邑之眾者皆几上肉也是以勝雖然是役也人以其爲光武之能事而莫知其所以爲能事也唯諸將觀其生平見小敵怯見大敵勇也皆竊怪之而不知光武爲是勇怯者乃

所謂能事而皆以求勝也夫怯於小敵者其眞情也勇於大敵者其權術也敵小而怯怯而戒戒而勦勝之道也敵大而勇勇而決決而奮亦勝之道也於敵之小而示之眞情是以不易勝之也於敵之大而用其權術是以不畏勝之也光武非特能以少敗眾也固又至於多而益辦也嗚呼光武之於取天下者亦何獨不出於真情之與權術歟顧人莫之測耳始伯升之結賓客喜士規以誅莽以復劉氏而世祖乃獨事田業勤稼穡而已故伯升比之高祖兄仲而人亦以謹厚自之不意其有他也及其部勒賓客絳衣大冠而起於宛則勇決之氣又有過於伯升者焉夫光武意之所以在莽者豈一日之間耶然於莽之世而爲伯升之所爲者固亦危矣是以光武之獨事田業爲謹厚者其權術也卒然而起絳衣大冠者其眞情也故伯升首事而光

武收之嗚呼英雄若世祖者爲難及也

鄧禹

闕

魏上

昔者東漢之微豪傑並起而爭天下人各操其所爭之資蓋二袁以勢呂布以勇而曹公以智劉備孫權各挾乎智勇之微而不全者也夫兵以勢舉者勢傾則潰戰以勇合者勇竭則擒唯能應之以智則常以全強而制其二者之弊是以袁呂皆失而曹公收之劉備孫權僅復自全於區區之一隅也方二袁之起藉其世資以據天下紹舉四州之眾南向而逼宮渡術據南陽以擾江淮遂竊大號呂布驍勇轉鬪無前而爭兗州方是之時天下之窺曹公疑不復振而人之所以爭附而樂赴者袁呂而已而曹公逡巡獨以其智起而應之奮盈萬之族北摧袁紹而

定燕冀合三縣之眾東擒呂布而收濟充楚袁術於淮左彷徨無歸遂以奔死而曹公智畫之出常若有餘而不少困彼之所謂勢與勇者一旦潰敗皆不勝支然後天下始服曹公之爲無敵而以袁呂爲不足恃也至於彼之任勢與力及夫各挾智勇之不全者亦皆知曹公之獨以智強而未易敵也故常內憚而其蹤之唯曹公自恃其智之足以鞭笞天下而服役之也故常視敵甚輕爲無足虞於其東征劉備也袁紹欲躡之於其官渡之相持也孫權欲襲之於其北征烏桓也劉備欲乘之三役者皆所以致兵招寇而窺伺間隙者所起之時也然而曹公晏然不爲之深憂而易計者亦失於負智輕敵之已甚是以數乘危而徼倖也雖然於勢不得不起者蓋劉備在所必征袁紹在所必拒然又其近在於徐州之與官渡使其人之謀我而我亦將

有以應之未有乎顚沛也至於烏桓之役則其輕敵速寇而苟免禍敗者固無殆於此時也夫袁紹雖非曹公之敵亦所謂一時之豪傑橫大河之北奄四州之土南向而爭天下一旦摧敗卒以憂死而其二子孱鴻不肖曹公折筆而驅之北走烏桓苟延歲月之命雖未就梟戮亦可知其無能爲矣方是之時中土未安幽冀新附而孫權劉備覩伺其後獨未得其機以發之耳而操方窮其兵力遠卽塞北以從事於三郡烏桓爲不急之役微倅於一決嗚呼可謂至危矣使劉表少辨事機而備之謀得逞舉荊州之眾卷甲而乘許下之虛則魏之本根撥矣曹公雖遷而大河之南非復魏有矣然則操之數爲此舉而蔑復顧者恃其智之足以逆制於人而易之也夫官渡徐州之役在勢有不得不應雖易之可也今提兵萬里後皆憲讐而前向勁敵且

甚易之而不顧者亦已大失計矣劉備之不得舉者天所以相
魏耳嗟乎人唯智之難能苟惟獲乎難能之智加審處而慎用
之則無所不濟今乃恃之以易人則其與不智者何異曹公所
以履蹈禍機而幸免者天實全之耳後之人無求福乎曹公而
謂天下之可易也矣

魏下

言兵無若孫武用兵無若韓信曹公武雖以兵爲書而不甚見
於其所自用韓信不自爲書曹公雖爲而不見於後世然而傳
稱二人者之學皆出於武是以能神於用而不窮竊嘗究之武
之十三篇天下之學兵者所通誦也使其皆知所以用之則天
下孰不爲韓曹也以韓曹未有繼於後世則凡得武之書伏而
讀之者未必皆能辦於戰也武之書韓曹之術皆在焉使武之

書不傳則二人者之爲兵固不戾乎武之所欲言者至其所以因事設奇用而不窮者雖武之言有所未能盡也驅市人自徒而置之死地惟若韓信者然後能斬陳餘逼其歸師而與之死地惟若曹公者然後能克張繡此武之所以寓其妙固有待乎韓曹之儔也誘眾圖勝而人莫之能知既勝而復誘以語人人亦從而信之不疑此韓信曹公無窮之變誰不獨用於敵而亦自用於其軍也蓋軍之所恃者將將之所恃者氣以屢勝之將恃必勝之氣以臨三軍則三軍之士氣定而情安雖有大敵故嘗吞而勝之韓信以數萬之眾當趙之二十萬非脆敵也乃令裨將傳食曰破趙而後會食信策趙爲必敗可也而曰必破而後會食者可豫期哉使誠有以破趙雖食而戰未爲失趙之敗也然而韓信爲此者以至寡而當至眾危道也故示之以必勝

之氣與夫至暇之情所以寧士心而作之戰也曹公之征關中
馬超韓遂之所糾合以拒公者皆劇賊也每賊一部至公輒有
喜色賊既破諸將問其故答曰關中長遠賊各據險征之不一
二年不可定也今其皆集可一舉而滅之是以喜耳袁紹追公
於延津公使登壘而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自騎積步兵
兵不可勝計公曰勿復自乃令解鞍縱馬待焉有頃縱兵擊之
遂大破紹斬其二將夫敵多而懼者人之情也以曹公之勇而
形之以懼則其下震矣故以僞喜僞安示之眾恃公之所嘉與
安也則畏心不生而勇亦自倍此所以勝之也故用兵之妙不
獨以詐敵而又以愚吾士卒之耳目也昔者前業造邦之君蓋
莫盛於漢之高皇考其平日之智勇實無以逮其良平信越之
佐然其崛起曾不累年誅秦覆楚遂奄天下而王之曹公之資

機警挾漢以令天下其行兵用師決機合變當日無與其儷也
然卒老於軍不能平一吳蜀此其故何也議者以其持法嚴忍
諸將計畫有出於已右者皆以法夷之故人舊怨無一免者此
所以不濟嗟夫曹公殘刻少恩必報睚眦之怨真有之矣至若
謀夫策士收攢聽任固亦不遺未嘗深負之也蓋嘗自詭以帝
王之志業期有以欺眩後世然稽其才畧蓋亦韓信之等夷而
其遇天下之變無以異於劉項之際劉備孫權皆以人豪因時
乘變保據一隅而公之諸將皆非其敵至於鞭笞中原以基大
業皆公自爲之而老期迫矣此其爲烈與漢異也

司馬仲達

昔之君臣相擇相遇天下擾攘之日君未嘗不欲其臣之才臣
未嘗不欲其君之明臣既才矣而其君嘗至於是君既明矣

而其臣常至於甚憚者何也君非有惡於臣而忌之也忌其權
署之足以貳於我也臣非有外於君而憚之也憚其剛忍之足
以不容於我也此忌憚之所由生也雖然君固有所不忌以其
得無所當忌之臣臣固有所不憚以其得無所當憚之君昔者
蜀先主之與諸葛孔明苻堅之與王猛是也至於曹公之與司
馬仲達則忌憚之情不得不生矣非仲達不足以致曹公之忌
非曹公不足以致仲達之憚天下之士不應曹公之命者多矣
而仲達一不起已將收而治之矣仲達之不起固疑其不爲已
容曹公之欲治固疑其不爲已用此相期於其始者固已不盡
君臣之誠矣則忌憚何從而不生也雖然仲達處之卒至平曹
公無所甚忌仲達無所甚憚者此所以爲人豪以成乎取魏之
資也人之挾數任術若荀文若者幾希矣蓋曹公之策士而倚

之爲蓄黽者也。公之欲遷漢祚也於其始萌，諸心而仲達啟之，以中其欲於其既形於迹而文若沮之以憚其情已。而文若出於直言而不能救其誅，仲達卒爲之腹心而遂去其憚，方曹公之鞭笞天下求集大業也，將師四出，無一日而釋甲，而仲達獨以其身雍容治務而已。未嘗一求將其兵，雖公亦不以爲能，而欲使之迫公之亡，始制其兵，出奇應變，奄忽若神，無往不殄。雖曹公有所不逮焉，魏文固已無忌。仲達固已無憚。天下始甚畏之，猶公之不亡也。由是觀之，仲達之以禡畧自將其身者，可得而窺哉？奈何諸葛孔明欲以其至誠大義之懷，數出其兵，求與之決於一戰，以定魏蜀之存亡哉？仲達孔明皆所謂人傑者也。渭南之役，人皆惜亮之死，以爲不見夫二人者，決勝負於此舉也。亮之僑軍，利在速戰，仲達持重不應，以老其師而求乘其弊。

亮以巾幘遺之欲激其應仲達表求決戰魏君乃遣辛毗杖節制之亮以仲達無意於戰其謗於君徒示武於眾耳嗟夫謂仲達之請戰以示武於眾者則或有之謂其有所終畏而無意於一決者亦非也雖然使辛毗不至則仲達固將不戰也仲達之所求者克敵而已今以一辱不待其可戰之機乃悻然輕用其眾爲忿憤之師安足爲仲達也晉之朱伺號爲善戰人或問之伺曰人不能忍而我能忍是以勝之豈以仲達而無朱伺之量耶察其所以誅曹爽者足見其能忍而待也故其策亮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盡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若曹公攻鄆袁尚以兵救之諸將皆以歸師勿過當避之公曰尚從

大道來且避之若循西山則成擒耳尚果循西山一戰擒之盧循反攻建業宋武策之曰賊若新亭直上且當避之回泊蔡洲則成擒耳循果泊蔡洲一戰而走之亮之趨原與袁尚之循西山盧循之泊蔡洲等耳蓋銳氣已奪固將畏而避人不足爲人之所畏避此三君者所以易而吞之也亮常歲之出其兵不過數萬不以敗還輒以饑退今千里負糧餉師十萬坐而求戰者十旬矣仲達提秦雍之勁卒以不應而老其師者豈徒然哉將求全於一勝也然而孔明既死蜀師引還而仲達不窮追之者蓋不虞孔明之死其士尙飽而軍未有變蜀道阻而易伏疑其僞退以誘我也向使孔明之不死而斃於相持則仲達之志得矣或者謂仲達之權詭不足以當孔明之節制此腐儒守經之談不足爲曉機者道也

何博士備論卷上 終

卷上

何博士備論 目



何博士備論卷下

宋 何去非正通撰

鄧艾

事物之理可以情通而不可以迹係通之以情則有以適變而應乎聖人所與之權係之以迹則無以制宜而人乎聖人所疾之固是以天下事功之成常出於權而其不濟常主於固夫以人爲是而求踐之不知所以踐者於今爲非以人爲非而求矯之不知所以矯者於今爲是是皆不求通之以今日之情而係之以既往之迹故其所以踐與矯者適足以爲禍悔之資也昔衛青之擊匈奴其裨將蘇建盡亡其軍於令當斬青以不敢專誅於外囚建送之人皆多青之不擅權得所以爲臣與帥之順道也皇甫嵩討賊梁州董卓副之賊平詔卓以兵屬嵩卓不受

詔挾兵睥睨人皆勸嵩誅之嵩不欲其專誅於外也而以狀聞
卓因遂其寃逆卒以不制夫嵩之舍卓者非出於他也蓋以嵩
青不戮蘇建獲恭厚之譽遂係迹而求踐之不知所以舍卓者
於今爲縱寇也鄧艾之伐蜀也出於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乘危
決命卒俘劉禪可謂功矣然其心氣濶畧以爲閭外之任當制
威賞乃大專拜假至欲擅王劉禪留西不遣雖司馬文王以順
諭之猶不見聽是以鍾會得入其間以及於誅而不悟也夫文
之專制者非出於他也蓋以皇甫嵩常要譽求全而失於董卓
故蹈後悔遂係迹而求矯之不知所以矯嵩者於今爲召禍也
是皆不求通之以今日之情而專係乎旣往之迹此所以不自
知夫禍悔之集也觀艾之爲將也急於智名而銳於勇功喜邀
前利而忘顧後患者也又常以是勝敵矣而卒結禍於其身者

亦以此也始鍾會以十萬之勁而趨劍閣姜維以摧折之師懾於奔命雖能拒扼而終非堅敵也艾爲主帥不務以全策靡之乃獨以其兵萬人自陰平邪徑而趨江油以襲劉禪蓋出其不意而行無人之境七百餘里鑿山峻治橋閣巖谷峻絕土皆攀緣崖木投墜而下又糧運不繼而艾至於以苞自裹轉運而下嗚呼可謂危矣士皆殊死決戰僅獲破諸葛瞻之師而劉禪慄迫卽時束手使禪獨忍數日之不降以待援師之集則艾爲以肉齒餓虎矣艾一不濟則鍾會十萬之師可傳呼而潰矣艾以其身爲僥倖之舉者乃求生救敗之計非所謂取亂侮亡之師而亦非大將自任之至數也是役也非艾無以取勝於速而其勝也有出於幸使其不幸而至於潰敗者亦艾致也夫奇道之兵將以掩覆於其外必有以應聽於其內然後可與勝期而功

會也唐李愬之入蔡以取吳元濟也以其有李祐之爲鄉道故
也使其無應聽之主則愬亦何能乘危而僥倖也西漢中興之
名將無若趙充國史稱其沈勇有大畧觀其爲兵期於克敵而
已每以全師保勝爲策未嘗苟競於一戰故其居軍無顯赫戰
滅之効卒至勝敵於股掌之上安邊定寇皆出其畫而獨收其
成熟他將無與焉幾於所謂無智名勇功之善者也由是觀之
艾之所以不能免者亦其操術之致然也

吳

古之豪傑有功業之大志其才力雖足以取濟而無謀夫策
士合奇集智以更轉其不迫使無失乎事機之會則往往功敗
業去而爲徒發者皆是也昔東漢董卓之變豪傑相視而起於
中州者若袁曹劉呂皆負其姦豪之資求因時乘變以濟所欲

特孫堅激於忠勇投袂特起於區區之下鄙奮以誅卓雖卓亦
獨憚而避之惜乎三失大幾而功業不就卒以輕敵遂煩其身
由無謀夫策士以發其智慮之所不及故也始堅以義從之士
起於長沙北至南陽眾已數萬南陽太守不時調給堅責以稽
停義師按軍律而誅之人大震服南陽民籍且數百萬兵強食
卓而堅不遂據之以治軍整卒命一偏將西趨武關以震三輔
身扼成卓而定輦洛迎天子而奉之仗順討逆以濟其志乃反
東去而袁術得以起而收於羈旅之中以爲己資遂以驕肆此
堅之一失也夫董卓之強天下畏之袁紹曹公相與歃血而起
者凡十一將皆擁據州郡眾合數萬然無敢先發以向卓者獨
曹公與其偏將遇遂以敗北而堅獨以其兵趨之合戰陽人大
破其軍集其銳將卓深震憚乃遣腹心詣堅和親咸令疏其子

弟勝刺史郡守者悉表用之向使堅陽合而陰伺之差其宗親
苟勝軍事者皆列疏與焉使得各據土握兵以大其勢徐四起
以蹙之則其取卓易於反掌不知出此乃怒辱其使誓必誅卓
使之憤懣遂殘汎洛陽劫持天子西引入關以避其鋒而窮其
毒此堅之二失也夫兵以義動者其勢足以特立則何至於附
人苟唯不能而有所附必其德義足以爲天下之所歸往者然
後從之袁術徒膺藉世資以役天下其驕豪不武非托身之主
也堅已驅卓而收復雒陽之殘壞不能阻山河之固因形勢之
便以觀天下之變乃還軍魯陽聽役於術爲之崎嶇轉戰以搏
黃祖卒殞其身於襄漢之間無異士伍此堅之三失也夫一舉
事而三失隨之則其功業違矣孫策壯武術畧過於其父又有
周瑜魯肅之儔以輔其起情乎堅之不善某也使其不得奮於

中原以競天下然策一舉而遂收江東爲鼎足之資使其不死當爲魏之大患策之不得起於中原非其智力之不逮蓋袁紹已據河北曹公已收河南獨無隙以投之故也以劉備之間關轉戰至於白首不獲中州一塊之壤以寓其足而策乃能以敝兵千餘渡江轉鬪不數歲而席卷江東此其過備遠矣權之勇決進取無以逮其父兄然審幾察變持保江東於權有焉夫三國之形雖號鼎足而其雌雄強弱固有所在魏雖不能遂并天下蓋不失其爲雄強吳蜀雖能各據其國然不免爲雌弱權惟能知乎此是以內加撫循而外加備禦而已時有出師動眾以示武警敵者北不逾合肥而西不過襄陽未嘗大舉輕發以求徼倖於魏而魏人之加於我亦嘗有以拒之未嘗困折是以終權之世而江東安由是觀之則權之爲謀審於諸葛武侯之用

蜀矣

蜀

或曰劉備之爭天下也不因中原而西入巴蜀此所以據非其地而卒以不振歟曰有之也備非特委中原而趨巴蜀也亦爭之不可得然後委之而西入耳備之西者由智窮力盡蓋晚而後出於其勢之不得已也方其豪傑並起而備已與之周旋於中原矣始得徐州而吕布奪之中得豫州而曹公奪之晚得荊州而孫權奪之備將興復劉氏之大業其志未嘗一日而忘中州也然卒無以暫寓其足委而西入者有曹操孫權之兵軋之也備之既失豫州而南依劉表也始得孔明於羈窮困蹙之際而孔明始導之以取荆益而自爲資孔明豈以中州爲不足起而以區區荆益之一隅足以有爲耶亦以魏制中原吳擅江

天下之未爲吳魏者荆益而已顧備不取此則無所歸者故也是以一敗曹公而遂收荊州繼逐劉璋而遂取益州者孔明之畧也雖然孔明之於二州也得所以取之而失所以用之至於遂亡荊州而勞用蜀民功業亦以不就良有以也夫荊州之壤界於吳蜀之間而二國之所必爭者也自其勢而言之以吳而取荆則近而順以蜀而爭荆則遠而艱蜀之不能有荆猶魏之不能有漢中也是以先主朝得益州而孫權暮求其荊州權之求之也非以備之得蜀而無事乎荆也亦以其自蜀而爭之不若乎吳之順故也故直求之者所以示吾有以收之也蓋備一不聽而權已奪其三郡備無以爭而中分畀之以分裂不全之荊州而有孫權之竊聽其後爲之鎮撫則安動復則危亮不察此而恃關侯之勇使舉其眾以北侵魏之襄陽故孫權起蹕

其後殺關侯而盡爭其荊州此孔明失於所以用荆也然後備之所有獨眼益耳雖然地僻人固魏人不敢輕加之兵而鼎足之形遂成使備之不西而唯徘徊於中州則亦不知所以稅駕矣備之既死舉國而屬之孔明孔明有立功之志而無成功之量有合眾之仁而無用眾之智故嘗數動其眾而亟於立功效每不就而眾已疲此孔明失於所以用蜀也夫蜀之爲國巖僻而固非圖天下者之所必爭然亦未嘗不忌其動以其有以窺天下之變出而乘之也雖然蜀之與魏其爲大小強弱之勢蓋可見也曹公雖死而魏未有變又有司馬仲達以制其兵孔明於此不能因備之亡深自抑弱以盈忘其心使其無意於我勵兵儲粟伺其一旦之變因河渭之上流裹糧卷甲起而乘之則莫不得志乃以區區新造之蜀倡爲仁義之師強天下以思漢

自引而北以求吞魏而復劉氏故常千里負糧以邀一日之戰
不以敗退卽以饑退此其亟於有功而亡其量以待之也善爲
長者攻其所必應擊其所不備而取勝也皆出於奇孔明連歲
之出而魏人每雍容不懼以老其師遂至於徒歸而又以吾小
弱而向強大未嘗出於可勝之奇蜀師每出魏延常請萬兵趨
他道以爲奇亮每拒之而延深以頹惋孔明之出者六七晝夜一
用其奇矣聲音由斜谷而遂攻祁山以出魏人之不意一旦而
降其三郡關輔大震卒以失律自喪其師奇之不可廢於兵也
如此而孔明之不務此也此銳於動眾而無其智以用之也嗚
呼非湯武之師而惡乎出奇卒以喪敗其眾者可屢爲哉雖然
孔明不可謂其非賢者也要之點數無方以當司馬仲達則非
敵故也范增之謂勾踐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

百姓蠭不如種范蠡自知其所長而亦不強於其所短是以能濟孔明之於蜀大夫種之任也今以種蠡之事一身而二任之此其所以不獲兩濟者也

陸機

掃境內之眾而屬人以將持疏遠之身而將人之兵於君臣授受之際皆危機也善任將者不以其兵輕屬於人善爲將者不以其身輕任其寄君必有以深得於臣而使之將臣必有以深得於君而爲其將故武事可立而戰功可收君臣皆獲令名於天下古之人有行之者孫武之於吳王閭閻田穰苴之於齊景公周亞夫之於漢文帝是也始武以兵法干吳王也王試之以婦人武卽因其所以試我者探其心而占之其意已在乎二姬之首也二姬之所甚愛者武固知之深宮之婦人且安王之

竊豈嘗知枹鼓之約束而嚴將軍之令哉然必斬之而不釋者
非有怨夫二姬者也且藉其首以探王之誠心所以信我者固
與不固也吳王果不恤二姬之死而知孫武之善兵遂卒將之
武亦知王之所以任我者固而安爲其將故能西破強楚北威
齊晉而吳以強霸齊員公以田穰苴之爲將軍也受鉞之始因
請其籠臣莊賈以監其軍穰苴豈真以人微權輕而有賴於賈
哉其意固已在乎賈之戮也賈雖差頃刻之約可以情免也然
卒不置其誅者非有忍於賈也姑借其死以探齊君之誠心而
占其所以任我者篤與否也景公果賢其人而任之不疑故能
大郤燕晉之師而還其所侵漢文嚴三將軍之屯以備邊躬勞
其軍至於細柳之亞夫雖天子之詔而屈於將軍之令方是之
時細柳之士徒知亞夫之威而不知漢文之尊也豈亞夫於此

悖君臣之分而爲是不可犯哉亦以探孝文之誠心以占其待
我者至與未至也漢文果高其才屬於景帝以爲可以重任而
亞夫亦以閩外之事自專故七國之反總制其軍遂能固拒救
梁之詔而平關東之變世之淺者徒見夫三人得徇眾立威之
道曾不知其爲術也微非特主乎循眾立威而已也至於君臣
所以相得之始固結其心不可以間離敗而以勲名自全者
皆出乎此故也甚矣陸生之不講乎爲將之術也機以亡國禍
旅之身委質上國於術無所持於氣無所養徒矜才傲物犯怒
於眾司馬頴強肆不君舉犯順之師豈足爲託身之主哉機以
怨讐之府一朝身先羣士都督其軍而眾至數十萬漢魏以來
出師之盛未嘗有也彼既失所任矣而機內無術以探其所以
在我者之心外無權以濟其所以屬我者之事乃方歛然自擬

管樂臨戎之始孟超以偏校干其令而辱之若遇僕虜而機不
以爲戮而舍之以是而將用是而戰雖提師百萬孰救其敗哉
故鹿苑之潰死者如積眾毀因之遂致其誅爲天下笑才不足
勝其所寄智不足酬其所知一投足舉踵則顛踣隨之乃歸禍
於三代之將豈不繆歟或曰機雖世將而儒者也軍旅之事非
其素所長者遂喪其師此王衍房瑁之徒皆以招敗也嗟乎以
儒而將至乎喪師者才不足以任將故也必曰儒果不可以將
將果不可用儒者非也才之所以在無惡其儒也使儒而知將則
世將有所不能窺也至若機者適足以殺其軀而已何足道哉

晉上

神器之重有以自歸而後收之有以力取而後得之自歸而後
收之者三代之上是也力取而後得之者秦漢而下是也夫歸

我而收之與夫我取而得之固有閒矣而其所以取之道又有甚異者焉然則冒天下者亦觀乎所取之道如何耳魏之取漢異於漢之所以取秦晉之取魏異於魏之所以取漢魏示晉以所取漢之迹晉襲魏以所取魏之權是晉之取魏者魏啟之也晉將蹈迹而取魏也是以汲汲而求執魏之權魏徒見權之去我而在晉猶昔之去漢而在魏也是以安其所取而以天下輸之乃自謂所當然者故晉於得魏之迹無以異於魏得漢而於所以取魏之道最爲無名蓋有類夫王莽之盜漢也雖然晉室之禍亦魏有以遺之嗚呼豈亦天意者邪昔者秦爲無道天下之民唯恐秦之不亡也是以豪傑相與起而誅秦秦亡而漢得之是漢無所負於秦也東漢自董卓之亂天下痛其禍漢之深相與建議歃血起而誅卓者凡以爲漢也卓既誅矣而曹操

二袁乃始連兵相噬以爭天下而求代漢曹操先得挾漢之策
以令天下終於漢不自亡而操取之是魏猶有負於漢也漢之
亡也非天下亡之是操取之也雖然微曹操則漢之天下不得
不亡以其有二袁之竊取之也操收天下於二袁竊取之中是
漢嘗亡天下矣而操收之則魏猶爲有名也故曰魏之取漢異
乎漢之取秦也至於晉也則不然自司馬仲達已賴藏禍姦於
操之世操嘗悟之而不自決也以授之於不而不昏弱加全佑
而倚任之故其於操之亡乃稍驟以立其盜權之功遂收其權
而私執之所謂盜權之功者蓋東定遼東而取孟獲南摧王凌
而內誅曹爽耳非有存其既亡續其既絕之大勲若魏之於漢
也蓋知夫魏之取漢其道由此也是以汲汲求蹈其迹而竊收
其權更四世而固執之至於一旦取魏於偃然無事之閒而天

下之人亦安之於無可奈何是最爲無名而有類夫王莽之盜漢也及夫晉之宗室內叛烽烟外起至於陵夷而不可勝歎者亦魏有以遺之魏亡公族之恩雖號加侯王而無尺土一民之奉晉人取而代之矯其無枝葉之庇於是大殖宗室假之制兵專國之權一旦八王內相屠噬至於禍結不可勝解而羣盜乘之關右秦川帝王之宅也魏武大徙西北之眾而錯居之以扞蜀寇至於近發肘腋不可勝救以成永嘉之禍由是觀之則凡晉室之大變皆魏有以遺之嗚呼豈亦天意者耶

晉下

天下之禍不患其有可覩之迹而發於近而患其無可窺之形而發於遲有迹之可覩雖甚愚怯必加所警備而發於近者其毒常淺無形之可窺雖甚智勇亦忽於防閑而發於遲者其毒

常深者五代之禍晉室其起非一朝之故也探其基而積之乃在於數百歲之淹緩國更三世而歷君者數十平居常日不見其有可窺之形是以一發而莫之能支夫非無形也蓋爲禍之形常隱於福爲福之形常隱於禍人見其爲今日之禍福而已不就其所隱而逆窺之是以於其未發皆莫覩其昭然之形此其爲禍至於不可勝救之也先王之世侯甸要荒各以其職來貢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四國之君立於四門之外使得與夫備物盛禮之觀而隱寓其羈縻勿縱之義甚深遠也後世之君幸其衰敝而樂其向服也因內徙而親之其事肇於漢之孝宣漸於世祖而盛於魏武或空其國而罷徼塞之警或籍其兵而爲寇敵之扞夫既去其侮而又役其力可謂世主之大欲國家之盛福矣不知積之既久而大禍之所伏一旦洶然若決坊

水莫之能遏晉爲不幸而適當之以其平居常曰不覩其昭然之形故也昔者李宣乘武帝攘擊匈奴之威令五單于內爭始終呼韓邪之朝元帝時請罷邊備賴侯應之策以爲自孝武攘之漠北奪其陰山匈奴失所蔽隱每過陰山未嘗不哭其喪亡也今罷備塞則示之大利元帝雖報謝焉自是北人亦浸而南顧漢亦甚悅其來而不知郤也世祖因匈奴曰逐之至遂建南庭以安納之稍內居之西河美稷而其諸部因遂屯守北地朔方五原代郡雲中定襄雁門之七郡而河西之地悉爲彼有加徙叛羌錯置三輔魏武復大徙武都之氐以實關畿用禦羌寇而匈奴五部皆居汾晉而近在肘腋矣於晉之興大率中原半爲敵國元海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苻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族曰

甚其居處飲食皆趨華美而其逞暴貪慳樂圖賣亂之志惡則亦無時而變也是以元海一倡而并雍之眾乘時四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爲戰國者幾二百年所謂發於遲而爲毒深者也雖然彼之內徙而聽役也亦迫於制服之威而其情未嘗不懷土而思返固甚怨夫中國羈拘而賤侮之也是以劉猛發憤而反於晉事雖不濟而劉氏諸部未嘗一日而忘之也自魏而上其間非無明智之主足以察究微漸爲子孫後世之慮然皆安其內附或樂用其力惟恐其不能鳩合而收役之雖有失爲禍之形皆不爲之深思遠慮就其所伏而消厭之由晉而下自武帝之平一吳會偏撫天下固無藉乎他國之助矣苟於此時有能探其所伏之禍而逆制焉因其懷返之情加之恩意以導其行爲之假建名號而廩資之使各以其種族而還之舊土

彼將樂引輕去而惟恐其後也然後嚴斥障塞使截然有內外之限後雖有警則無至發於肘腋之間而被不可勝言之禍矣雖然自非明智英果之主爲子孫後世之慮則不能決於有爲以救其未發之深禍彼晉武自平一吳會方以侈欲形於天下其能有及於此邪雖郭欽抗疏江統著論其言反復切至皆恬不爲省方抱虎而熟寐爾嗟乎爲天下者無恃其爲平日之福而忽所隱之禍也哉

苻堅上

兵以義舉而以智克戰以順合而以奇勝堅之爲是役也質於義順則犯考於奇智則謬悖於其所興者三玩於其所用者二此其所以敗亡而不救也所謂悖於其所興者三者不懲魏人再舉之退敗而求濟其欲於天命未改之晉也逞其桀驁之

雄心求襲正統而干授天命二也溺於鮮卑中以禍而忘其爲社稷之讐三也三者悖矣而又玩於所以用者二焉勢重不分而趨一道首尾相失無他奇變一也驕其盛足以必勝棄其大軍易敵輕進二也此兵家之深忌也吳王刦七國百萬之師而西不用田祿伯之言乃專力於梁以至於敗者惡其權之分也祿山舉范陽數十萬之眾而南不用何千年之畫乃併兵徐行卒以不濟者惜其勢之分也雖假息反虜敗亡隨之亦昧於兵之至數也趙括之論兵工矣雖其父奢無以難之然獨憂其當敗趙軍者以其言於易也王邑恥不生縛其敵而徒過昆陽卒以大敗者以其用於易也惡其權之分則不以其兵屬人無屬人以兵是自疑之也惜其勢之分則不以其兵假人無假人以兵是自孤之也以易言之者有所不將而將必敗也以易

用之者有所不戰而戰必潰也蓋眾而惡分則與寡同強而易敵則與弱同出於眾強之名而居寡弱之實者其將皆可覆而取也夫東南之所恃以爲固而抗衡中原者以其有長淮大江千里之險也然而吳亡於前而陳滅於後者彼之動者義與順所出者智與奇也晉之取吳也二十萬耳而所出之道六脩之取陳也五十萬耳而所出之道八惟其所出之道多則彼之所受敵者眾是其千里之江淮固與我共之矣今堅之所率者百萬之強而前後千里其爲前鋒者惟二十五萬而專向壽春堅嘗自恃其眾之盛謂投鞭於江足斷其流乃自向項城棄其大軍而以輕騎八千赴之是以晉人乘其未集而急擊之及其旣敗而後至之兵皆死於蹠踐惡在其爲百萬之卒也使堅之師離爲十道偕發並至分壓其境輕騎游卒營其要害將自爲敵

士自爲戰雖主客之勢殊攻守之形異晉誠善距而郤我之三
三則吾所用以取勝者蓋亦六七雖未足以亡晉而亦以勝還
也嗟夫堅之於諸國也固所謂鐵中之錚錚者矣然至此而大
悖者益信乎兵多之難辦也蓋兵有眾寡勢有分合以寡而遇
眾其勢宜合以眾而遇眾其勢宜分鯨布反攻楚楚爲三軍以
禦之而又自戰於其地布大破其一軍而二軍潰散吳漢之討
公孫述以兵二萬自將而逼成都授其裨將劉尚萬人使別屯
江南相距者二十里述分將攻之漢尙俱敗此兵少而分之患
也然而知其妙者雖少猶將分之以兵必出於奇而奇常在於
分故也項羽之二十八騎而分之爲四會之爲三是也至於兵
大勢重而致潰敗者未嘗不在乎不分之過也法曰善用兵者
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

擊其中身則首尾俱至此言其陣之分也以陣而必分則凡兵
之大勢者可知也蓋兵大勢重分之則所趨者廣足以出奇而
人自爲戰不分則所應者獨難以合變而身萃其敵將以其身
萃敵而士不自爲戰求其無敗不可得也嗟乎人常樂乎大眾
之率苟唯不知其所用而用之雖至死而不悟者豈特爲苻堅
也哉

苻堅下

荆陽雖居天下之一隅而有長淮大江之阻其俗輕易勁悍喜
事爭亂自周之微爲吳越楚之僭彊常以其兵服役天下然其
爲形勢非圖天下者之所先事而必爭故後世豪傑多乘中州
之擾越而據之自其爲孫氏之吳已而爲晉宋齊梁陳之代興
雖不能偏撫二州之境然皆以帝號自娛抗衡北方而不爲下

自非中州大定而其國失政雖以重師臨之鮮有得志故魏武乘舉荆之勢以數十萬之眾困於烏林魏文繼之大舉獨臨江歎息而返苻堅以秦雍百萬之強而臨淮淝一戰而潰惟其後世孱昏騎虐上下搆叛而中州之主爲伐罪弔民之師則雖江淮之阻亦無足以憑負矣然而陳叔寶猶謂周師之眾嘗退敗於五至而不以爲虞是以晉武之俘孫皓隋文之俘叔寶皆易於拾遺也而苻堅不懲魏人之不濟乃欲申其威於天命未改之晉此其所以敗也雖然自古邊徼之強未有遂能并集天下之一統者此姚弋仲所以重訓其子孫使必無亡於歸晉而苻融慘慘致戒於堅者凡以此也而堅昧於自度常以正朔不被四海爲愧而銳於東南之并違忠智之言收姦倖之計一舉而大喪其師寇讐因之遂亡其國不惟失天之所相亦其自取之

速也始堅以豪壯之資奮於儔伍獲王猛之材以輔成其志業
遂能自三秦之強平殄燕代吞滅梁蜀九州之壤而制其七可
謂盛矣然而東晉雖微眾材任事主無失德而堅乃咄咄圖之
其廷臣戚屬相與力爭而不得也獨慕容垂以失國之讐欲以
其禍中之求乘其弊而復燕祀乃力贊其起堅甚悅而不疑以
爲獨與已合遂空國大舉而儻於一戰返未及境而鮮卑叛羌
其起而乘之身爲俘虜遂亡其國嗚呼可不謂其非昏悖歟夫
昔之智者多能中人以禍使之悅赴而不以爲疑而味者常安
投其禍雖死而不悟漢世祖方安集河北更始之將謝躬以兵
數萬來屯於鄴光武忌之乃好謂之曰吾行擊青犢必破而尤
來在山陽者勢當潰走若以君之威力擊之則成擒耳躬善其
言遂以其兵去鄴而趨尤來世祖卽命吳漢襲奪其城躬敗還

而漢殺之孫策之渡江也廬江太守劉勳新得袁術之眾而
貳於策策深惡之時豫章上線宗民萬家保於江東策語勳曰
上線吾之疾也然欲取之而路非便以公之威臨之無不克也
勳信之而行策遂以其輕銳襲拔廬江而盡降劉勳之眾政慕
容垂所以用之樊噲而復燕祀於既亡也夫與人爲敵乃受其
甘言而從其所役未有不墮其畫中者也法曰智者之慮必雜
於利害傳曰成敗之機在於善察人之言堅於垂之言也慮其
所以爲利而不慮其所以爲害一失其機於無以察人之言而
遂至於喪敗人之於廬察也可得而忽哉嗟夫以堅之晚而昏
悖自用雖景畧尚在固將不用其言而亦無以救秦之亡矣

宋武帝

天下之事日至而無窮而皆有以應之莫不中理者在乎善用

其機況乎爭天下之利處兩軍之交不得其機以決之則事亦隨去矣蓋機之爲物不可以期待不能以巧致者也卒然而會迅忽眇微及其去之疾不容瞬先機而起於機爲妄趕後機而發於機爲失應是以御天下之事於一已而權不移制天下之變於無窮而智不謂夫機有待之百年而不至者有居之一日而數至者待之百年而無可乘之機則吾未嘗遲之而求於先發居之一日而機數至則吾未嘗厭之而忘於必應嗚呼人能知此然後可與濟天下之大業矣昔者越王勾踐辱於會稽之檮迨其返國苦身焦思拊循其民求有以報於吳也蓋七年而民求奮於吳其臣逢同大夫種范蠡之徒止之以爲未覩其可乘之機以發之也於是乎斂形匿跡以伺其隙者凡十八年一旦吳王空國北從黃池之會遂一舉而敗吳再舉而亡之西晉

自永嘉之亂羣雄四起而分中原元帝寧身南渡收區區之江
左以續宗祀而羣雄自相搏噬驟興驟滅百年之久至於苻堅
并兼畧盡乃空國大舉而圖江南遂及淝水百萬之敗反未及
國而慕容亡燕之裔並起而乘之重收陝東而冲亂關右苻不
坐因鄴城求我糧援既而垂以幽冀之民鍾死殆盡其黨潰叛
退保中山堅沖相持其勢俱憊於斯時也可謂千載一至之機
也晉人有能乘燕秦相弊之餘因淝水克敵之勢選師擇將而
命二軍一軍北收鄴城以舉燕代一軍西趨咸陽而定關隴據
舊都之固復七廟之墮鎮撫士民以殄餘黨則武帝之業一朝
可復而大恥刷矣晉人撫機而不知發乃方出師漕粟以慰其
旣來而尺土不獲而師以喪敗此謝安以氣怯而失機也宋武
帝以英特之姿攘袂而起平靈寶於舊楚定劉毅於荆豫滅南

燕於二齊克謙縱於庸蜀殄廬循於交廣西執姚泓而滅後秦
蓋舉無遺策而天下憚服矣北方之寇獨關東之拓跋罷北之
赫連耳方其入關魏人雖強不敢南指西顧以議其後而秦民
大悅以謂百年積辱去於一朝相與涕泣而留之以其爲漢室
之裔乃以長安十陵咸陽宮室以動其情使武帝因三秦悅附
之民治兵蒐騎而留拊之通江淮之漕下巴蜀之粟舉荆豫之
師發青齊之甲以拔趙魏從事於中原則天下之勢不勞而遂
一矣然其席不暇暖舉千里之秦屬之乳褓之兒引兵遽還無
復顧慮大違秦民之望蓋一舉足而赫連躡踵以收關中如探
物於懷間此宋武以志卑而失機也察夫宋武之心非以秦雍
爲當捐而趙魏爲足憚也然其亟去而不顧者蓋以其艱難百
戰凡所以造宋之基業者皆在乎江左故也往日南燕之役廬

循乘虛而下幾失建業今之速返者畏人之議其後而爲虛之舉也此所以輕捐關中而不顧也又其起於漁樵匹夫之微崎嶇轉戰以經畧江左者凡三十年今之西師者徒欲成敗晉之資而其志慮之所在亦曰代晉而已未暇爲王業萬世慮也使司馬氏卒不復見中州之定而羣敵遂爲不討之讐者由再失天下之大機也嗟夫集大事者惡夫志卑而失機宋武兼之矣

楊素

戰必勝攻必取者將之良能也良將之所挾亦曰智勇而已徒智而無勇則遇勇而挫徒勇而無智則遇智而蹶智足以役勇勇足以濟智然後以戰必勝以攻必取天下其孰能當之昔者楊素之於隋可謂一代之名將矣而賀若弼評之謂其特猛將

耳非所謂謀將也甚哉弼之過於自負而輕於議人也隋自平陳之後素已爲統帥矣其克敵斬將功策爲多既俘陳主而江湖海岱羣盜蜂起大者數萬小者數千而素專閭外之權轉戰萬里窮越嶺海無向不滅已而突厥犯塞宗室稱兵而社稷危矣素之授鉞專征其所摧陷者不可勝計遂靖邊氛而清內難然素之兵未嘗小衄隋功臣無與肩者其爲烈亦至矣而弼猶不以謀將處之特曰猛而已夫目之以猛而不許之以謀蓋所謂徒勇而無智者矣考素之功烈如此苟其智之不逮則凡所以決機取勝者其誰之謀也自隋文平一天下所謂名將者獨韓擒虎賀若弼史萬歲與素耳擒弼自平陳之後不獲立尺寸之効獨史萬歲從素征討以驍勇稱而弼乃以大將自處而是三人者皆不能盡其材亦見其不知量而務以其私言動世

主也。素之馭戎嚴整而喜誅，每戰必求士之過失者斬之。以令常至百輩而先以數百人赴敵，陷陣不能而還卻者恐斬之復進以數百人期必陷陣而止。是以士皆必死前無堅敵。此彌之所以得目之爲猛也。嗟乎！素非有忍於士也。以爲士之必死者乃所以決生必生者。乃所以決死故也。唐之善於兵者無若李靖。其爲書曰：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是。以古之名將十卒而殺其三者，威振於敵國。殺其一者，令行於三軍。靖豈以卒爲不足愛哉？以爲殺一而百奮，則奮者可期於勝也。縱一而百惰，則惰者可期於敗也。奮而克敵與夫惰而爲敵所克，則是殺者乃所以生之愛者，乃所以害之也。善爲將者能審乎此，則無惡乎其苟忍也。雖然，在素之術有足以致勝，未足以爲勝之工也。法曰：「兵無選鋒。」曰：「北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其啟行者，選

卷一
七
鋒之謂也越王勾踐之伐吳其爲士者數萬而又有君子六千人所謂君子者其選鋒也素之所使以陷陣者其選鋒之謂歟然至有不克而還不免於誅者疑其非選之特精而養之素厚之士也又嘗觀唐太宗之將未嘗先以其身親搏戰也必以驃騎勁旅而經營於其旁或瞰臨於其高常若無意於戰其兵既交其鬪皆力而未決也卒然率之而奮士皆殊死突貫其敵之陣而出其背凡所嬰者無不摧敗猶之二人之相搏也材鈞而力偶方相持而未決也卒然一夫起其旁而助之則夫受助者茂不勝矣此法所謂以正合以奇勝者也使素之所用以爲鋒者皆精其選而又量敵之堅脆以遣之其足以陷敵無至平不克而還又加之誅而常出於唐太宗之奇則如弼者亦何得而妄議矣

唐

據天下之勢必有所以制天下之權蓋權待勢而立勢待權而固有是之勢而其權不足以固之則其勢曰就傾弱而天下莫能安強是以人主之於權也不可一日使之去已而分於人凡物之去已者猶可收分者猶可全也至於權也一去而不可復收一分而不可復全而所據之勢隨之可不慎哉昔者唐之太宗以神武之畧起定禍亂以王天下威加四海矣然所謂固天下之勢以遺諸子孫者蓋未立也於是平籍兵於府置將於衛據關而臨制之處兵於府則將無內專之權處將於衛則兵無外擅之患然猶以爲未也乃大誅四方之侵侮者破突厥夷吐渾平高昌滅然耆皆侔其王親駕遼左而殘其國凡此者非以黠武也皆所以立權而固天下之勢者也武后以女主專制挾

唐以令天下圖移神器天下之人莫不屏息重足從其制命彼得天下之權而逆持之然猶若此況以順守者哉明皇以英果之氣起平內難遂襄大統可謂誼主矣然狃於承平宴安之久府衛之制一切廢壞盡推其權以假邊將祿山虎視幽薊橫制千里而軍中之吏凡三千人故范陽之變一起天下大震徒驅市人以嬰其鋒使微肅示召號忠義駕馭豪武奮不顧身與之從事則兩都不復矣雖能再造王室然其所賴以收天下者皆爲方鎮矣天下之權已分於下而不全矣至於代宗僅夷殘盜乃瓜裂河朔以輸寇黨遂相爲背服世襲不禁陵夷至於大歷貞元之間兩河方鎮日以強肆而當時之君畏縮權抑常若抱虎包羞含垢媿媿不暇以苟且暮之無事而陵犯益至雖內設禁軍統以閻尹然亦不足以待天下之變故涇師之亂而神策

六軍召之無一至者從奉天之幸者四百士耳及章武之興天下之爲方鎮者五十縣官賦入止於東南八道而已而章武乃能振激武烈期於不放排斥眾議而大治之於是擒劉闢於劍南執李錡於浙西縛盧從史於昭義服王承宗於鎮冀誅李師道淄青五世之襲平吳元濟淮西三世之叛可謂盛烈矣然其至於後世益以不振在內之權而閹尹執之在外之權而方鎮執之浸微浸削而遂至於亡焉蓋唐以權奪勢傾而亡天下然其亡不在乎偏昭之世而在乎天寶之載焉以其要所以制天下之權者實兆乎此故也故其後世之君若章武者僅能自立不爲之深屈而已況其非章武者乎嗟夫後之爲天下者苟無意於所執之權而爲人執之則視唐可知也矣

郭崇韜

人謂漢高祖以布衣之微召號豪傑起定禍亂乃瓜裂天下以
王勳將韓彭英布皆連城數十南面稱孤舉天下之籍而據其
半及夫釋甲就封創血未乾皆相視誅滅蓋由高祖封賞過制
陷之驕逆其於功臣不能無負光武率義從之士平夷盜逆收
還神器天下既定遂鑒高祖之失第功行封爵爲通侯大者不
過數縣而不任以吏事是以元勳故將皆能自全李靖談兵之
雄者也亦以謂光武得將之道賢於高祖遠甚嗟夫是皆不
深求高祖光武之事者也天下之事有所必然者雖聖智不能
遷而避之高皇以寬仁大度役天下之智力而集大業豈所謂
陰忮暴忍而喜忌人之功者耶秦爲無道天下高材疾足爭起
而競搏之皆有代秦之心也彭越黥布皆以人傑操兵特起未
以其身輕屬於人者也韓信挾百戰百勝之聲擇主而附亦有

大志故身定全齊而自王之方漢王大敗於彭城隨何不能緩
頰於淮南則黥布不至及困於固陵諸侯棄約不會微張良之
畫則彭越韓信不從方是時漢王不捐數千里之地數以充三
人者之欲而致其兵則楚不亡漢之待此三人者譬若養虎飽
則不動餓則噬人由是觀之封賞過制豈得已哉欲就大業於
須臾之頃故也雖然大業就矣而三人者之逼天下之所共寒
心也以天下之皆寒心則彼持是而安歸且高祖亦得安枕而
臥乎故疑似之釁一發而大禍集矣此其勢必至於夷滅而後
定也光武痛宗社之禍收率懷漢之民投袂而起凡所攀附者
多南陽故人其尤偉傑者寇鄧數人而已然較其材畧徒足以
供光武指顧之役非有驕桀難制若韓彭之與高祖也天下既
定封以數千之戶莫不志欲盈足惟恐持保之不獲爲光武者

獨何隙以誅除之哉而曰光武獨得保全勳舊之術高祖於功臣有不容之忍此不求二主所遇之不同與夫勢理有所必至者也後唐莊宗承武皇之遺業假大義挾世讐以與梁人自戰而夷之乃有天下可謂難且勞矣然有一臣焉其爲韓彭者李嗣源爲冠鄧者郭崇韜也嗣源居不賞之功挾震主之威得國兵之權執之而不釋也莊宗無以奪之而稍忌其過崇韜常有大功於國忠而可倚而嗣源之所畏者也莊宗苟能挾所可倚而制所可忌則嗣源雖懷不自安而有顧憚非敢輒發也莊宗知其所忌而不知其所倚故崇韜以忠見疎譏疾曰急使其營自救之計乃求將其爭蜀之兵莊宗歸國中之師屬之而西崇韜雖已舉蜀捷奏才上而以譏死矣莊宗知得蜀足以資其盛強而不知崇韜之死已去嗣源之畏故鄭下之變嗣源以一旅

之眾西趨洛陽如蹈無人之境其遷天器易若反掌且內有權
臣窺伺間隙乃空國之師勤於遠役固已大失計矣而又去我
之所與與彼之所畏者則大禍之集可勝救哉雖得百蜀無救
其失國也使崇韜之不死舉全蜀之眾因東歸之士擁繼岌檄
方鎮以討君父之讐雖嗣源之強亦何以禦之蓋嗣源有韓彭
之逼而不踐其禍者莊宗無高祖之畧故也崇韜有寇鄆之烈
而不全其宗者莊宗無光武之明故也嗟夫人臣之禍起於操
權而速禍之權莫重於制兵崇韜謀遺禍自全而方求執其兵
此於抱薪救火者何異也

五代

唐以陵夷蹙弱遂亡天下而真主未興五代之君遂相攘取朝
獲暮失合其世祀不數十年自古有國成敗得喪未有如此之

亟者必竊觀之莫不皆有所以必至之理也梁祖起於宛朐羣盜之黨已而挾聽命之唐鞭笞天下以收神器亦可謂一時之姦雄然及其衰暮而河汾李氏基業已大固當氣在而志滅之矣借使不遂及於子禍則其後嗣有足以爲莊宗之抗哉此梁之亡不待旋踵也後唐武皇假平讐之忠義發迹陰山轉戰千里奄踐汾晉及其子莊宗以兵威霸業遂夷梁室而王天下可謂壯矣然天下畧定強臣驕卒遂至不制一倡而叛之不及反顧而天下遂歸於明宗至於末帝所以失天下者猶莊宗也夫以新造未安之業而有強臣驕兵以乘其失政其能自立於天下乎晉人挾震主之威乘釁而起君父契丹假其兵力以收天下易若反掌一朝嗣主孱昏肆虐而北人驕功恃強殲耗天下不足以充其要取之欲乃負反之及其所以蒙禍辱者不可勝

言觀其所以自託而起者如此則晉安得而後亡哉漢祖承兵
戈擾踐之餘生靈無所制命起視天下復無英雄慨然投袂而
作者乃建號而應之而天下之人無所歸往亦皆俛首聽役於
漢然一目委裘而強臣巨室已不爲幼子下矣故不勝其忿起
而圖之僥倖於一決而周人抗命卒無以禦之而至於亡周之
太祖世宗皆所謂一時之雄而世宗英特之姿有足以居天下
而自立者然降年不永孺子不足當天之眷命而真人德業曰
隆已爲天下之所歸戴則其重負安得而不釋哉由是觀之自
梁以迄於周其興亡得喪世祀如此安足怪哉皆有所以必至
之理也又嘗究之若唐之莊宗與夫末帝皆以雄武壯決轉鬪
無前摧夷強敵卒收天下而王之非夫孱昏不肖者也然明宗
之旅變於鄆下晉祖之甲昌於并門彼二王者乃低摧慄追兒

女悲涕垂頤拱手以需死期無復平日萬分之一者何也有強
臣騎兵以制其命唯至乎此始悟其身之孤弱無以自救之也
夫以功就天下者常有强臣以力致天下者常有騎兵臣非故
强也恃勳賞之積而卒至於強兵非故騎也恃戰役之勤而卒
至於騎故古者揆亂定傾之主不憂天下大計之不集而深虞
大臣之或強戰士之或驕故常先事而董治之使其操制常在
於我是以天下既集而國家安強舉而遺之冲人弱息而變故
不作彼以亂繼亂者則不然方其圖天下之即集也日責功於
將而責戰於士責功之亟則凡所以酬將者未嘗恤其或至於
強責戰之功則凡所以撫士者未嘗病其或至於驕是以天下
安定強臣倚騎兵而睥睨騎兵挾強臣而冀望一旦相與起而
迫之反視其身彷徨孤立而大事且去則雖有平日壯決之氣

持是而安歸哉此唐之莊宗末帝所以失天下者由此故也嗟乎圖天下於亟集而不計其既集之利害者終亦亟亡而已矣

何博士備論卷下終